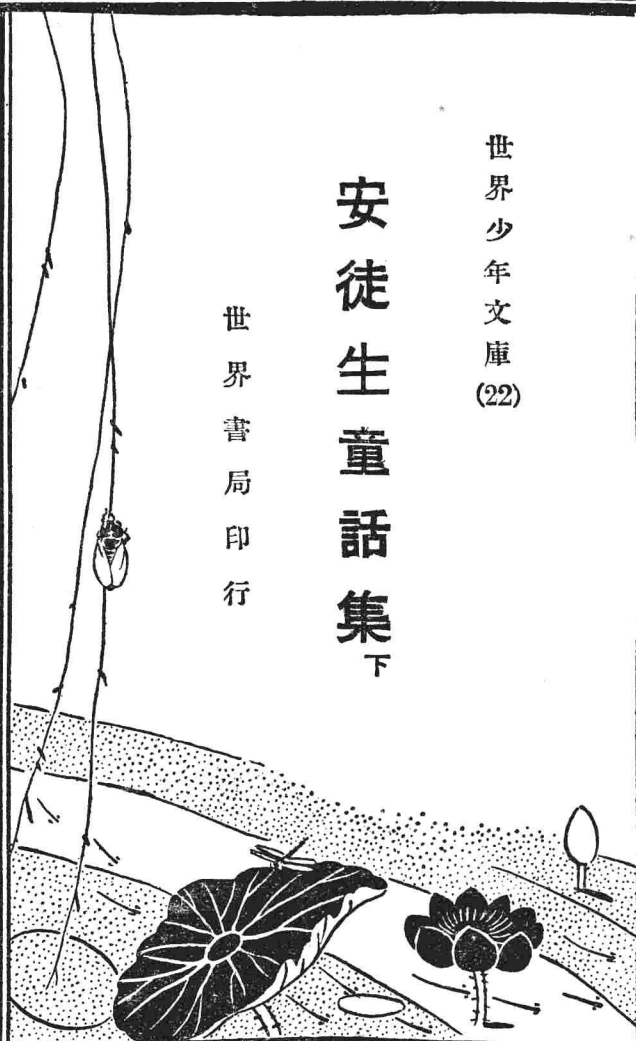


安徒生序語集

世界少年文庫 (22)

安徒生童話集
下

世界書局印行



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三月出版

安徒生童話集（全二冊）

（每部定價銀六角）

（外埠酌加郵費匯費）

譯述者 席 滌 塵

出版者 世 界 書 局

印刷者 世 界 書 局

不 准 翻 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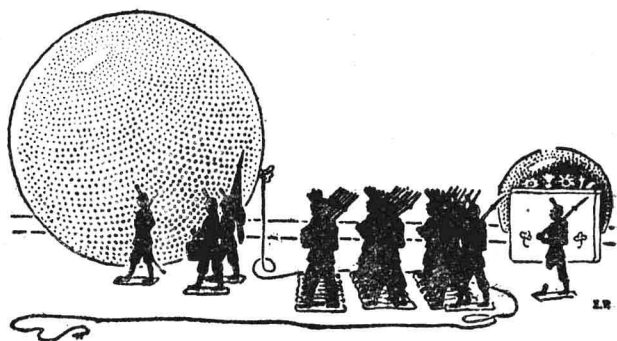
發 行 所 上 各 省 海 世 界 書 局

目次下冊

堅心的錫兵·····	一
天鵝·····	一四
夜鶯·····	五九
醜小鴨·····	八八
蠢漢·····	一一五



堅心的錫兵



堅心的錫兵

昔時曾經有二十五個錫兵；他們是同胞，因為他們全是從一隻舊的錫匙所生的。他們搗了他們的毛瑟鎗，他們壁直望着他們的前面，他們的制服是紅而藍，極華麗。他們在世上第一句聽得的話，當蓋子揭開了他們的盒子時，是「錫兵！」二個字。那是一個拍着手的小孩叫出來的；兵給了他，因為那是他的生日的緣故；



現在他把他們放在桌子上。每一個兵活像所有其餘的兵，祇有一個是稍爲有些不同，他祇有一條腿，因爲他是最後鑄成；是沒有足夠的錫來做完成他；但他站在一條腿上像別的兵站在兩條腿上一樣的穩；那就是這個錫兵，他有所作爲。

他們所被放着的桌子上是擺着許多旁的玩具，但最惹人眼睛的玩具是一個紙板所做的可愛的城堡。從那扇小窗子，人能夠直看到房間裏去。城堡外面，一些小樹圍着一面小鏡子——假作那是一條湖——站着。蠟的天鵝游泳在這條湖裏，影子倒影在那裏面。這是都極美麗；但一切最美麗的是一個小婦人，她是站在城堡的開着的門邊；她也是用紙裁剪出的，但她有一身最純清的紗



衣，一條小而狹的藍緋帶披在她的肩上，那看來像一件披巾；在這緋帶的中央是一個像她全盤的臉一樣大的燦爛的小金屬物。那小婦人伸出了她一雙手臂，因為她是一個舞女；她是這麼高的舉起一隻腿來因此錫兵全然一些也看不見它，以為像他自己一樣，她也祇有一隻腿。

「那正好做我的妻子，」他心裏想，「但她是極高貴。她住在一個城堡裏，而我祇有一隻盒子，在那盒子裏有我們二十五個人。那不是她好住的地方，但我一定得試試看去同她結識。」

於是他全身躺下在一隻擺在桌子上的鼻煙盒後面；那裏他可以容易地注視着那小小的講究的婦人，她繼續站在一隻腿上，



堅心的錫兵

並不失了她的均衡。

當夜晚來了，所有的錫兵都被放進他們的盒子裏，屋子裏的人也去睡了。現在玩具們是開始扮着「訪問」、「戰爭」、「舉行跳舞會」的遊戲。錫兵們在盒子裏急響着，因為他們要來加入，可是舉不起蓋來。結果鉗翻着觔斗，鉛筆在石版上跳舞；有着這麼許多聲音，因此金絲雀醒了來，也開始講話，竟用着韻文講。唯一不從他們的所在走動的是那錫兵和那小舞人；她挺直的站起





在她一趾的尖尖上，伸出了她一雙手臂；他恰一樣堅穩的站在她一條腿上；他從不把他的眼睛從她身上轉移開。

現在鐘敲了十二下——於是，砰！——蓋子飛開鼻煙盒；可是沒有鼻煙在那裏面，却是有着一個小黑妖；你明白，這是一種戲法。

「錫兵！」妖魔說，「可否請你眼睛不要看人？」

但是錫兵假裝不聽得他。

「你且等到明天看！」妖魔說。

但當早晨到來，孩子們都起身時，那個錫兵是放在窗裏；要不是這是那妖魔幹的，那就是一陣隙風所幹的，立刻間窗子飛開，錫兵從三層樓裏倒跌下去。這是一個可怕的旅行！他筆直翹起了他



的腿，帽子掛下地，用了他的毛瑟鎗一同拴插在鋪路石中間。

僕人和小孩馬上就從樓上跑下來找他，但是雖然他們是幾乎踏在他身上，他們可是看不見他。倘那個兵喊出，「我在這裏！」他們會是找到了他；但他不以爲當身上穿了制服喊是合禮的。

現在天落起雨來了；點子一點比一點大，那是真真的一場傾盆大雨。當雨過了，兩個街上流浪的孩子走着來。

「喂！看那個！」他們中一個說，「那兒是一個錫兵。他可以拿來行船玩。」

於是他們就拿一張報紙做了一隻小船，把錫兵放在那中央；因此他駛下水溝去，二個孩子在他旁邊跑着而拍着手。啊！浪是



怎樣掀起在那溝裏，怎樣一個潮流！然而這曾經是一場傾盆大雨呀。紙船顛上顛下，有時這樣快地旋了轉來，因此錫兵發着抖；但他是依舊堅穩，不動一根筋肉，却是眼直望着他前面，肩上揹了他的毛瑟鎗。

霎時間船跑到一條蓋在溝上面的長板底下去，那變得好像他是在盒子裏一樣的墨黑。

「我現在是到什麼地方去？」他心裏想。「好，我猜想這是那個妖魔的不好。唉！倘若祇要那小婦人同我坐在這裏船上，就許是兩倍的黑也不打緊。」

突然來了一隻大的水老鼠，他是住在陰溝底下的。



堅心的錫兵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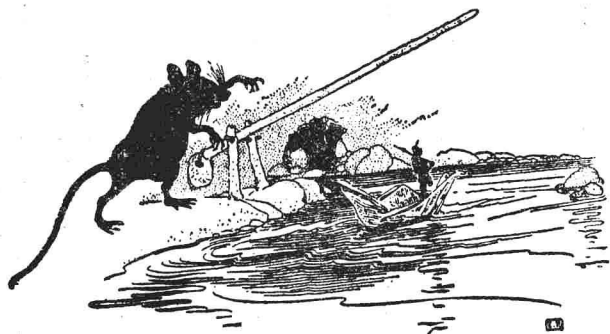
「你有護照嗎？」老鼠說。「把你的護照給我。」

但是錫兵却守着沉默，一聲不響，而是比先前更緊的執着他的毛瑟鎗。

小船向前衝去，老鼠在後追趕。他是怎樣切着齒，對着棒頭和稻草莖叫喊。

「捉住他！捉住他！他不曾付稅——他不曾拿出護照來看！」

但是水流更快更快的流去。錫兵在板的盡頭處能夠看見明亮的日光；但他





聽見一陣叫吼的聲音，這種聲音是正可以嚇壞一個勇敢的人。祇要想想，板之盡頭處溝是直鑽下到一個大的水道裏去；對於他像會是對於我們一樣的危險來被衝帶下到一個大瀑布中去。

現在他已是這麼近它所以他來不及停住。船是帶過了，那可憐的錫兵儘他可能的堅定他自己，沒有人會好說他霎一霎眼睛，船三四次的打旋轉，水是直滿到邊緣——它一定非沉不可。錫兵在水中露着頸站着，船是更深更深的沉去，紙是更加更加一片一片四散；現在水是齊到兵的頭上了。於是他想起那個美麗的小舞女來，他是將如何永不再看見她；現在在錫兵的耳朵裏響着！

危險，危險，武士。



堅心的錫兵

一〇

你一定要受到死。

於是紙分開，錫兵跌落在水裏；但就在那時候他被一條大魚吞了去。

啊，在那裏面是好暗呀！比之溝板底下竟還要暗，又是極爲窄狹。但是錫兵是堅執不屈，肩上擱了鎗的躺直了身。

魚四周衝撞，做過一番最最可怕的行動，直到後來牠變得極靜，於是有些東西像電光一樣的透亮來，日光也是十分清澈的照着，有一聲高聲的叫喊，「錫兵！」原來魚是被人家捉住了，帶到市場上，被人買了，拿到廚房裏來，那裏廚子用了一把大刀來把牠破開。她用二個指頭一把捉住了兵的腰，把他帶進房間裏去，那裏一切



的人都急要看看這個在一條魚底胃裏週遊的非凡的人；但是錫兵一些也不自傲。他們把他放在桌上，呀——那裏，世界上真怎樣奇怪的事會發生！錫兵是就在他先前所在下的房間裏！他看見同樣的小孩子們，同樣的玩具擺在桌子上；住着優雅的小舞女的美麗的城堡就在那裏。她是依舊另一隻腳翹在空中站在一隻腳上。她也是堅持不屈。這使得錫兵感動；他是幾幾乎哭出錫淚來，但那會要是不合禮。他望着她，她望着他，但他們不說一句什麼。

剛巧在那個時候小孩子中的一個拿起錫兵，把他丟擲進火爐裏去，他不說爲什麼他是要這樣做；那一定是那個鼻煙盒中的妖魔的不好。

錫兵站在那裏全被燃燒起，覺得一種令人可怕的熱；但是這個熱是從真的火裏來的，還是從愛來的，他不知道。顏色是完全褪去了他的身；但是否這個由於旅行還是由於悲愁，沒有人能說來。他望着那個小婦人，她望着他，他是感動了，他是融解了；但他依舊堅穩的站着，搥了他的毛瑟鎗。於是突然門飛開，一陣隙風襲到舞女，她像氣仙一樣地直飛進火爐裏到錫兵那裏去，在一蓬火焰中閃然燃起，於是紙熄去了。於是錫兵融下成一塊，當僕人第二天取出灰來，她見他成了一個小錫心。





的樣子。至於那舞女，也是燒得像煤一樣的黑，僅有燦爛的小金屬物剩下。